

世界禁区文化探秘系列 长篇小说

# 大禁区

## 东非大裂谷

尹末◎作品

本书事关华夏民族的文明起源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世界禁区文化探密系列 长篇小说

# 大禁区

## 东非大裂谷

尹末◎作品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禁区:东非大裂谷/尹末著. —石家庄:花山文艺出版社, 2009. 11

ISBN 978-7-80755-716-6

I. 大… II. 尹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200817 号

作 者:尹 末

策 划:李 爽

责任编辑:李 爽 hsls999@163.com

李 伟

出版发行:花山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

邮政编码:050061

网上书店:<http://www.hspul.com/ecity>

邮购热线:0311—88643242

销售热线:0311—88643227/3228/3229

传 真:0311—88643225

E-mail:hspul@163.com

印 刷: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787×1092 1/16

字 数:287 千字 印 张:19

版 次:2009 年 12 月第 1 版

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80755-716-6

定 价:28.0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# 目 录

## 第一章 非洲遇险 / 1

我们只跑出了几米远，就看见身边的人被子弹穿透身体，躯体应声倒地。血滴在空中飞溅。不远处的路上，少量保安队员边撒边开枪，紧追在他们身后的，是一大群身着迷彩装，手持AK47冲锋步枪的黑人。我们几乎不用思考，就知道那正是叛军……

## 第二章 尸首和地图 / 9

我们慢慢走进了营地，四下寂静无声。前方的空地上，尸横遍野！

我偶然看到一个歪着脑袋的死人的面部，那双眼睛圆睁且突出，嘴唇扭曲，十分可怖。

随着我们深入营地，我看到每个帐篷面前也都倒着人。奇怪的是，各营地里看不到一丝血迹，也闻不到任何硝烟味……

## 第三章 千古秘境 / 19

“是真的！”贝瑞抬起头来，“其实我不知道具体的神秘之处，但那地方确实是我们的禁忌。不仅仅是我们部族，所有生活在附近的部族都是如此，只不过现在他们都离开了。”

“看来事情真的很复杂了，”弗莱尔紧皱眉头，在房间里走来走去，“贝瑞，如果叛军非要闯进那区域，你没有什么忠告吗？”

## 第四章 丛林之夜 / 33

营地里，一个女人在歇斯底里地大叫，她披头散发，双手不停地舞动，好似丢失了心魄。

“上帝啊！它在看着我！”这个叫芭芭拉的女人瘫坐在地上，脸色惨白，“它在看着我！”

“谁？谁在看着你？”

“一双眼睛！一双眼睛……”

## 第五章 埋骨之地 / 39

伊芙丽不知道我们为何如此惊讶，但是等她略一回头，看清楚刺伤她的是什么东西时，不禁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尖叫！

## 第六章 惨剧发生 / 49

“不！”老汤姆说，“说不定，这是注定的结果！”

我们都不明白他的话。

“你看，他的心脏不见了！”

## 第七章 再次夜袭 / 57

当我们走过一处来时的灌木地时，赫然看见前面躺着两个人。心中顿时有不祥预感。

巴拉古把电筒照向地上的人，我们都呆住了。是先前追豹子的那两个叛军！而且，他们此刻的模样，和之前小波克的遭遇一模一样——也都已经没有了心脏！

## 第八章 人质之变 / 69

“简森！简森！快放手！你不能这么干！”我大叫道。其他的叛军还在用力，可还是没有作用，老汤姆的眼睛已经开始翻白……

忽然“砰”的一声枪响，一股鲜血溅到我脸上。简森一头栽倒在地上。我回过头，巴拉古的枪口正冒着烟。

## 第九章 恐怖下场 / 81

“就是‘那个东西’啊！”她脸上竟然看不到恐惧，仿佛是麻木后的呆笑。

“芭芭拉，你别吓我，你没什么事吧？”

虽然我们离那棵树尚有一定距离，但是，借着黄昏的余光，我们还是把这些景象看得清清楚楚。我们现在连大气也不敢出，仿佛周围的空气都来自地狱。

## 第十章 反击恶魔 / 105

不对！我忽然觉得，那叛军根本不像是一个活人。他似乎真是一具尸体！

## 第十一章 失踪 / 125

“嗯，她一定追‘那个东西’去了，她曾经干过一次。”李哲提醒说，“如果‘那个东西’是她臆想出来的还好，如果真有什么东西的话，那就……啊……”

## 第十二章 树上魔影 / 139

我们的脚步在瞬间就停了下来。大家回头望着伊芙丽，只见她趴在弗莱尔肩上，眼睛愣愣地注视着地面，仿佛受到了极大的惊吓。可是地上什么也没有。

“在我后方左边45度的地方。”她的声音在颤抖。

## 第十三章 新的危机 / 157

奥瓜带我们向前走，我看到这个叛军的脸上满是无奈的神色。当走了约五百米距离时，我们看到了他说的那堆白骨。奥瓜指着前方：“就在前方五十多米处，再往前走就会遇到危险了。这是我用直觉判断的距离。看到那堆骨头吗，那家伙一定是被同样的方式杀死的。”

## 第十四章 逃离 / 173

“朋友们，相互祈祷吧，”老汤姆说，“希望我们有机会再见。”

我们奔走在无边的黑暗中，四周是高低不平的泥地，茂密的植物成了最大的阻力。我们又听见了枪响——那枪声似乎越来越近。“上帝啊，但愿他们没事。”老汤姆说。

## 第十五章 狄耶的回忆 / 189

这人摇摇头：“你不明白，女士，到时候你就不会这么认为了，你会心甘情愿为我们卖命的。”说完他又笑了笑。

那一刻，我几乎彻底转变了自己的观点，为什么我不留下来完成这次行动呢？这并不仅仅是因为狄耶，而是我内心某种冒险的欲望被点燃了……

## 第十六章 重入魔域 / 195

我有些分不清自己在做什么，是一种冒险前的兴奋，还是一种玩命前的悲壮？但狄耶的脸上却一直是坚定的神色，她似乎一定要弄清楚，那些家伙为何绑架她。

## 第十七章 恐怖影像 / 215

“这时，画面上又出现一阵晃动，林中的景色一晃而过，这时那人转了身，在那一瞬间，我们看到了一个黑影在不远处跳跃！而叛军则拼命地开枪，目标却在荧幕上消失了。

“完蛋了！”邓恩叫道。原来叛军的子弹已经打完。他们转身朝远处飞奔，刚刚跑出几步，很明显，这名叛军被拖住了，他栽倒在地，镜头中一片混乱，不到十秒钟，鲜血便染红了屏幕。

“上帝啊！这究竟是什么！”

## 第十八章 血腥变故 / 227

他的出现把所有人都怔住了。此时的他是怎样恐怖的一副模样！他的嘴边是干掉的血迹，眼珠往外突出，龇牙咧嘴，跟一只发狂的狒狒没有区别。

大家都屏住呼吸，一声不吭地盯着他。而他发出低沉厚重的呼吸，正恶狠狠地看着我们。

## 第十九章 基地 / 247

早在上个世纪，科学家就提出一个学术观点，非洲是人类的起源地，其核心地带就是东非大裂谷。同时，学术界有很多证据来证明这一事实，但是，尽管如此，人类的起源仍是个极大的命题，亦是迄今为止科学上的未解之谜，是什么导致了智能生物的出现，就和是什么导致了生命的出现一般，是个跃变的过程，让人无法解答。有人说，我们的地球上，千百年来实际上只发生了两件壮举：生命的出现，灵魂的出现……

## 第二十章 狂人答案 / 255

我们望向窗外，确如罗斯所说，如果我事先没经历丛林冒险，我会以为来到了世外桃源，那些穿白色工作服的科学人员来来往往，氛围显得亲切而神圣。但我知道，这一切都仅仅是表象……

## 第二十一章 大反击 / 277

哈勃一把抓住我，跳出了走廊，后面的房屋在一瞬间垮掉，我们摔在地面，却随着地面下沉，我奋力跳上旁边建筑的圆顶，并将受伤的哈勃拉了上来，但这只是让我们下沉得慢一点……

## 第二十二章 尾声 / 293

我不止一次地想，倘若这个超级大国的军方得知了“自然之心”的秘密，丛林中又会发生什么。又或是一些具有极端主义思想的小国知道了秘密呢？总之，哈勃说得对，这个秘密只能深埋谷底。



## 第一章 非洲遇险

我们只跑出了几米远，就看见身边的人被子弹穿透身体，躯体应声倒地。血滴在空中飞溅。不远处的路上，少量保安队员边撤边开枪，紧追在他们身后的，是一大群身着迷彩装，手持AK47冲锋步枪的黑人。我们几乎不用思考，就知道那正是叛军……

我要讲的这个故事发生在非洲，世界上最大的天然裂谷——东非大裂谷的谷底。这并不是一个探险故事，而是我离奇人生的第一个离奇经历。

东非大裂谷是地球的伤痕，其间地势复杂，有平原高山湖泊，也有更深的谷地。这里，大概包含地球陆地的最深处。

而最深处的事情，从来都是神秘异常，不为人知。但如果你误入其中，好戏就会上演。

如果不是因为某种偶然，我不会卷入到一起惊悚的事件里。进而，经历了一系列让人窒息的变故，到了事件结束，我还缓不过神来。老实说，虽然我们这个星球看上去并不绝对和谐，却也不恐怖——但有时人们却会改变这种看法。

地球永远神秘，人心更是如此。而后者只是前者的一部分。

也许你和我一样，在没有某种经历之前，并不太了解世界，也不了解它到底包含了多少奇异的可能性。但你即将看到。

那年我离开芝加哥回到广州，和老婆离了婚，租了公寓独自郁郁地生活。我在美国是一位电路工程师，由于公司改组，我被迫离职。本以为回到故乡便能放松心情，迎接我的却是如此无奈的现实，一时之间，我的人生失去了方向。

那天我正在街头闲荡，却看见了美国的同事李哲。我惊奇地冲他喊道：“怎么，你也回来了？”

“康星原！我找你找得好苦！”李哲边喊叫，边朝这边跑过来。

我们找了茶座休息。“怎么？你老婆也不堪寂寞跟人跑了？”我谐谑地问。

“阿原，跟你说正经事，”他喝了一口茶，“愿不愿意去非洲？”

“你开玩笑吧。”

“不，我是认真的。”

我奇怪地问：“去非洲做什么？”

“我们在芝加哥效力的公司，和中国某集团合作，在非洲埃塞国有个巨大的工程项目。据说，如果我们愿意的话，随时可以申请。”

“去非洲工作？我可不愿意。”

“阿原，听我说，这是个美差。在那边薪水很高，当工程告一段落后，若不满意，仍然可以申请离开。你现在待在这里有何意义？也许到了那边，很多事都可以忘记了！”

这话提醒了我。现在我待在这个城市，拥有的只是失落。我应该让生活得到一点改变。虽然非洲在我眼中是个水深火热的地方，但比起此时的苦闷，那实则算不上什么。

于是我答应了李哲。不久之后，我们写了申请交给公司，请求复职去非洲。公司对我们的决定相当满意——工程正缺人手。两周之后，我和李哲就踏上了前往非洲埃塞国的飞机。

我幼年时曾梦想游荡一片原始的大陆，但现在对非洲并不感兴趣。要不是已经失去了生活的目标，我怎么也不会做出这个决定。飞机已经到了非洲上空，我从窗口看到了那片古老而神秘的大陆。

我们降落在埃塞国最大的机场——在我眼中这里一片荒芜。公司的同事到机场接待我们，新上司是弗莱尔，一位高大的美国人。他微笑着对我说：“欢迎你，康。我看过你的资料，你正是我们需要的人。”

然后我们上了一辆面包车驶向公司。

埃塞国是一个贫穷的国家，地理位置处在非洲内陆，紧邻东非大裂谷边缘。我看到车窗外零散的当地居民，扛着东西在艰难地行走，很多女人把篮子顶在头上。偶尔也有人骑着自行车。土路两边是深邃的密林，谁也不知那里面藏着什么。

进了城市，才发现这里像一个大集市，道路两边撑着无数帆布篷子，人们用呆滞的眼神望着四周。我的视野中几乎没有超过五层楼的房子。一位同事告诉我，这里为数不多的高楼，都是国外的公司修建的。

弗莱尔开始介绍情况：“我们公司负责一个能源开发项目，还要建设一个大型发电站。基本的建设已经到了一定阶段，你们将投入进一步的工作中。”

我说：“我是个电路工程师，不知具体从事什么工作？之前好像并没有工作

安排。”

“会有用武之地的。”弗莱尔说。

他带我到了我的住处，那是一栋简易的居民楼，外面是通用的一个阳台，这让我回忆起中国的八十年代。晚上，李哲找我去共进晚餐，我忽然在手臂上发现许多大红泡。“是蚊子的杰作！”李哲说，“我来之前就已经有所研究，没有任何一个初来的人能逃脱蚊子的折磨。”

“为什么你看上去没事？”我问。

“我抹了驱蚊膏，但也不怎么管用。”

“真烦人，早知道我也准备准备。我听说过蚊子的威力，但想不到这么厉害。”

“还有更厉害的。”李哲的表情忽然严肃起来。

“哦，我知道那些野生动物，”我说，“我不会走进野外接近它们的。”

“我说的不是这个。”李哲朝四处望了望，“你大概没有听说，这个国家存在叛军。”

我差点把口中的茶水喷了出来：“你说什么？这是个正在战乱中的国家！”

“没那么严重。”李哲说，“仅仅是在不久之前，爆发了一次小规模的反叛。这种事在非洲是家常便饭。如果事情足够严重，那些资本家还会待在这里？”他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让我放心。

但我却看到他眼中有担忧的神色。也许，他也是刚刚才得到消息。

我的非洲生活就这样开始了。我在公司从事电路工作，白天忙上一整天，晚上则坐在窗边，悠闲地看着远处的丛林。人生真是怪异，我从未想过我有这样的日子。几天过后，我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。

我的邻居是一位法国女士，有一天她敲响了我的门：“你好，你就是中国来的康先生？”

“正是。”

“我是伊芙丽·雷纳德。”她伸出手来，“很高兴认识你。听说你是美资方的

人员？可是，我一直没见过你。”

我摇摇头：“我以前在芝加哥上班。”

“原来如此，我能进来吗？”

“当然啦。”我请她进来。她随随便便往我床上一坐，便开始用手绢拍打蚊子。看得出她是个随和的女人。我们聊了一会儿天，还说起了法语——我以前有点基础。“有好处，”她说，“这个国家以前是法国殖民地，法语的普及率比英语高。关键时候能用得着。”

然后我们站在窗户边探讨黑暗中的丛林。正当我们兴致勃勃地说着那些奇特的动物时，一声巨大的爆炸声从远处传来。

“那是什么！”我慌张地问。

“老天！该不会是那样吧！”伊美丽惊叫起来，“难道是叛军攻到附近了？”

“这不可能！”我叫道，“我听说那只是小打小闹！不然公司还敢在这里投资么！”

“这可难说，”女人摇摇头，“这些国家总是瞬息万变，悲剧就在一两天内发生，历史上不是没有这样的事。”

她说完后，我们都沉默了。

随后的日子里，我时常听到枪炮声。然而公司给我们的回答是：一切安好，倘若有危险来临，自然会提前作出安排。我和李哲曾向大使馆询问，使馆官员也告诉我们：事情不是那么严重。我的心情暂时平静下来。

有好几天，叛军好像消失了，我渐渐忘了那些枪炮声。

这一日，公司的一些同事前去附近的市镇，据说那里正举行当地土著的狂欢节。我和李哲也参加了这次活动。带头者是我的上司，三十多岁的弗莱尔。

那个地方离公司尚有距离，我们一行人开着两辆面包车。但坑坑洼洼的道路极其难走。其中一辆车不幸搁浅，我们只好停下来等待修理。这时我才发现，前往那个小镇的外国人的车辆很多，但由于道路难走，一时竟造成了局部堵塞。

现在，在这个狭窄的路上，七八辆车混堵在一起。而道路两边则是丛林。大

家只好待在原地，一边喝水，一边等待交通的恢复。

忽然间，不远处的路人们惊慌地朝这边跑来，大家还没回过神来，就听见了一阵枪声。我的心顿时往下一沉。

“不好！”李哲在我耳边说了一声，“难道要栽在这里？”

“怎么办？”我愣愣地问，“是否该向后跑？”

一股紧张的气氛顿时弥漫开来，当那些路人跑过我们这些外国人身边时，不知是谁首先转身向后跑去，顿时，所有人都开始逃离。

我们只跑出了几米远，就看见身边的人被子弹穿透身体，躯体应声倒地。血滴在空中飞溅。那一刻，所有人都停下了脚步。接着，有人飞身躲到车身后，大家纷纷效仿，奔向车后躲起来。

枪声越来越密，我们看清楚了，不远处的路上，少量保安队员边撤边开枪，紧追在他们身后的，是一大群身着迷彩装，手持 AK47 冲锋步枪的黑人。我们几乎不用思考，就知道那正是叛军。

我和李哲蹲在一辆车的尾部，不时有子弹弹落在车身上，发出“当当”的声音，那声音仿佛敲打着我的心脏。我知道 AK47 的子弹是可以穿透车身的，感觉死神就在身边。这是我第一次经历枪战场面，我不得不说，真的比电影里刺激多了。

不多时，枪声渐渐停了下来，脚步声却越来越近。那些可怜的保安队员，应该已经全部丧生了！而叛军正向我们走来。

这时，一个粗犷的法语声音传来：“统统出来！”

我看到弗莱尔站了出来，双手举过头顶，用法语说道：“不要开枪，我们是外国公民。”

“统统出来！”那个声音依然说道。

人们纷纷站了出来。大家心里清楚，在这些全副武装的悍匪面前，想要逃离是绝不现实的。目前最好的方法，就是顺着他们的意思来。

我和李哲交换了眼神，深吸一口气，从车后站了出来。此处大概有二十多名叛军，他们全都身穿迷彩装，手持 AK47，腰间还挂着手雷。为首的叛军留着八

字胡，手持一把明晃晃的手枪。现在，20多个枪口正对准这些惊恐的外国人。

弗莱尔缓缓走上前去，用英语对叛军头目说：“我们是外国的工作人员。我法语不是很好，请问，你们能听懂英语吗？”

八字胡瞥了他一眼，换用英语说：“别耍花样，你想说什么？”

“你懂英语，太好了！”弗莱尔舒了一口气，“听着，我不知道怎样称呼你，但我们都是这个国家的外来者，你们和政府之间的事与我们无关。我们只是来帮助你们的人民的……”

“闭嘴！”八字胡朝天放了一枪，弗莱尔差点趴下了。人群中亦爆发出一阵尖叫。

“你说什么，你来帮助我们的人民？”叛军中爆发出一阵讥讽的笑声。那笑声让人感觉事情不妙。果然，八字胡一把抓过弗莱尔，从他身上抓出皮包。“哦，又是一家外国公司，你好像还是个头儿。”他看着弗莱尔的证件，“啊，我们应该感谢你们这些白鬼！是你们给我们带来了恩泽，是吗？”

弗莱尔正要说话，只听“啪”的一声，他脸上已经被打了一耳光。

“听着，你这白鬼！”八字胡把证件砸到弗莱尔头上，“百年前你们残杀我们祖先，现在又扶植一个混蛋政府。你认为我应该让你走么？”他的目光扫向我们所有人，对部下叫道：“这些家伙失踪，那混蛋政府一定会手足无措。这真是意外的收获！把他们统统带走！”

“哦，不！”有人发出一声哭喊。正是伊芙丽。八字胡顺手一枪，子弹落在她脚前的泥地上，伊芙丽顿时吓得发不出声音来。

叛军让大家把双手抱在头上，依次站到路边接受搜身。有些女人一直在哭泣，但如果她们的声音过大，就会吃到叛军的拳头。

当八字胡走到我们跟前时，李哲上前一步，平静地说：“先生，可否听我说两句？”

八字胡回过头来：“你想说什么？”

“先生，你也看到，我和我的这位朋友不是白人。”

“这还用你说，我他妈的不是色盲！你们两个是黄种人。这又如何？”

“先生，我们黄种人可从来和你们没有仇恨。在白人眼里，我们都是有色人种。我想说，我们无冤无仇，可否放我们离去？”

八字胡看了看左右的部下，忽然笑了，“有趣，”他说着用枪头在李哲脸上碰了碰，“听着，黄种人，你没明白。我才不管你们是什么颜色，我希望你们的国家找这个政府要人，进而让这混蛋政府答应我们的条件。这才是叛军的作风，你知道吗？”

李哲绝望地闭上双眼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



## 第二章 尸首和地图

我们慢慢走进了营地，四下寂静无声。前方的空地上，尸横遍野！

我偶然看到一个歪着脑袋的死人的面部，那双眼睛圆睁且突出，嘴唇扭曲，十分可怖。

随着我们深入营地，我看到每个帐篷面前也都倒着人。奇怪的是，各营地里看不到一丝血迹，也闻不到任何硝烟味……

我打开信封，里面有两张纸。我看到上面的线条弯弯曲曲，有很多奇怪的符号，更奇特的是，地图的基色是绿色，但其中有一大片橙色的不规整区域，这片区域一直延伸到纸张的边沿，好像并没有完结。我是个地图的外行，对这张纸全然不理解。我又展开另一张纸，上面用法语写着一句话：巴拉古，按图前来。向北而行。莫迪将军。